

说汉语南方方言中“V+啊+L”结构中的介词“啊”

林素娥

复旦大学中文系

提要 “V+啊+L”结构中介词“啊”在吴湘、客赣、通泰方言中语音、语法功能对应,“啊”可作方位介词、完成体助词、持续体助词及补语标记等,主要语法功能在各方言中有平行演变关系,表明其同源性,为进一步认识吴湘、客赣、江淮官话的历史关系提供了语言依据,而邵东话“啊”与汕头话“□[na³¹]”的对应,表明了“啊”可能为南方方言的底层现象。
关键词 “啊”、通泰方言、吴湘、客赣、汕头话

零 前言

北京话“V+的[tə⁰]+L”结构中“的”相当于“在”“到”两者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既可表示动作发生的场所,也可表示位移、趋向等动态意义;方言中与“的”具有语音对应关系的成分也多具有静态和动态两义;如,成都话“在[tai²¹³][te²¹³]”(张清源 1997),长沙话“得[tə⁰]”(张大旗 1985);至于“的”的词源,为“在/到”的弱化(赵元任 1968:353,全译本 317页),亦或由“著”演变而成(梅祖麟 1988;江蓝生 1994, 2002),学界说法不一,笔者同意后者;而“V+著+L”结构中“著”与持续体助词、完成体助词以及其他相关语法功能之间的演变关系,已经为诸多学者所论证(梅祖麟 1988;徐丹 1992;江蓝生 1994;石毓智、李讷 2004)。本文则总结江淮官话通泰方言、吴湘语、客赣等方言中“V+啊+L”结构中“啊”(“啊”为同音字,词源待考)的语法功能,如,方位介词、完成体助词、持续体助词等,与“V+的[tə⁰]+L”结构中“的”的功能、语义对应关系,勾勒“啊”可能的演变过程,对同源成分“啊”的探讨,可加深对江淮官话、吴湘、客赣方言历史关系的认识;而湘语邵东话“V+啊+L”中“啊”与闽语汕头话对应结构中“□[na³¹]”表义一致,若两者为同源关系,则可为我们认识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提供语言依据。

一 “啊”的语法功能及地域分布

南方方言“V+啊+L”结构中介词“啊”读音形式一般随其前动词韵尾而有不同变体,大致有三,[a⁰][ŋa⁰][ka⁰](饶长溶 2001;鲍明炜等 2002),吴语天台话读促声[ʔa](戴昭铭 2002);各方言共时平面“啊”可做方位介词、完成体助词、持续体助词以及补语标记、连词等,这些语法功能的地域分布呈现参差性,同一语法功能的具体结构形式也表现不一,这种差异体现其语法化程度之异。从“啊”的地域分布来看,主要出现于江淮官话通泰地区、吴湘、客赣等方言。(限于非统一调查,各地例句也有出入)

1.1 方位介词

“V+啊+L”结构可分析为“V+啊 / +L”,方位介词“啊”为前边动词的补语,表义与“在”“到”两者相当或仅有其一。如,

江淮官话如皋:忒啊街上去啊(丢到街上了)/放啊桌子上去啊(搁到桌子上了)/蹓

啊乡里去啊 (跑到乡下去了)(鲍明炜等 2002)

泰兴: 活啊世上 / 写啊纸上 / 跑啊门口去 / 飞啊树上去 (李大鉴 1957)

湘语邵东: 书放啊桌子高头; 书放啊桌子高头去哩; 行啊屋里去 (笔者母语)

吴语金华: 几排字空啊这块 (几行字留在这儿) / 不少人站啊勒块 (许多人站在那儿)(钱乃荣 1992)

丹阳童家桥: 几行字留啊葛里 (几行字留在这儿)(同上)

客家话长汀: 伏啊在桌子汗 (睡着口黎)(爬在桌子上(睡着了)) / 一阵风吹啊来 / 纸撒啊到一地 (纸散到了一地)(饶长溶 2001)

梅县: 姓名写阿上背 (姓名写在上边) / 将棉袄挽呀企橱肚矣欠 (将棉袄扔在立柜里) / 食唔撒个饭,倒呀狗兜矣欠去供狗 (吃不完的饭,倒到狗食盆里去喂狗)(饶长溶 2001; 林立芳 1997:93)

长汀话方位介词“啊”的结构形式较其他方言稍有差异: 长汀话“V+啊+在/到+L”结构, 其他方言为“V+啊+L”结构, 且一般在“啊”后不能补出“在/到”等介词; 据李大鉴描写, 泰兴话中“啊”后间或可补出“在/到”, 看来, 长汀话表处所的介词“在/到”很可能官话通话影响下两种结构融合的结果。

1.2 完成体助词

各地完成体助词“啊”, 可出现在谓语动词后或述补结构后, 但一般不能位于句尾, 句法位置和表义与普通话“了1”接近。

泰兴: 骂啊人, 打啊人, 还以为自家有理 / 穿啊衣裳 / 去啊一趟 / 吃啊两顿 / 我打啊破啊一个碗 / 衣裳晒啊干啊了 / 找到啊了

如皋: 晏啊就不好啊啰 (迟了就不好了) / 饭好啊, 快点来吃

金华: 想啊十分钟再说 / 钟坏啊勑钟坏了 / 玻璃打碎啊勑玻璃打碎了

天台: 电视机开啊三个钟头 / 渠已经写好啊三本书了 / 我都毕业阿了 (我都毕了业了) / 只猪壮起来啊了 (戴昭铭 2002)(原文写作“阿”, 为统一字形, 记为“啊”)

客家话酃县: 走啊嘿就毛=事哩 (走掉就没事了) / 跳啊下去跌一跌 (跳了下去摔一跤)(周定一 1988)

长汀话: V+啊口打+C 结, (就)+VP: 细妹子, 饭食啊口打饱, 就跑走口黎 (小妮儿, 饭一吃饱, 就跑走了)

梅县话: 买啊倒个玩具, 就分佢灭撒矣欠 (刚买回来的玩具, 就被他毁坏了)

五华话: 正踏啊核米, 又话爱磨谷 (刚碾完米, 又说要磨稻谷)。 / 种啊核番薯, 接等又蒔田 (刚种完白薯, 接着又蒔田)

赣语上饶话: 我 (正) 走啊到屋 (我刚刚回家) / 渠着啊起衫衣就无见人影哩 (他一穿起衣服, 就不见人影了)(刘纶鑫等 1999)

表完成时, 饶长溶认为客家话长汀等方言带有“刚然”意义, 所以称为“刚然”貌; 笔者以为“刚然”意义由句式造成的, 连动式中, 前后两个动作紧接着发生, 且后句常出现副词“就”等修饰, 赋予整个句式一种紧迫感; 而前项谓语后的“啊”只是表示动作的完成, 与其他方言中“啊”表完成时是一致的。至于句法位置, 客家话“啊”出现在动补结构中, 构成“V啊C”格式, 与泰兴方言“V啊C啊”的结构也有相似之处。

1.3 持续体助词

持续体助词“啊”表示动作实现后结果状态的持续; 各方言可构成的持续貌句式有异。

泰兴: 灯点啊桌子上 / 台子上坐啊主席团 / 操场上站啊许多人 / 抢啊做 / 看啊和尚骂秃驴

如皋: 坐啊下吃好, 还是站啊下吃好? (坐着吃好还是站着吃好?) / 可构成介词: 朝啊、顺啊、照啊、为啊

邵东: 门开啊南=里 (门开着)

金华: 门开啊 (门开着) / 台子上放啊几本书 / 坐啊马找马 (骑着马找马) / 坐啊比站啊写意 (坐着比站着舒服)

童家桥: 门开啊 (门开着) / 台子杭放啊几本书 / 骑啊马找马

天台: 倒啊是坐啊好过 (坐着比躺着舒服)

长汀话: 要买坐票, 坐啊去大埔 (要买坐票, 坐着去大埔) / 两个人讲啊讲, 讲睡着口黎 (两个人说着说着, 说睡着了)

梅县话: 一巴掌壁呀去 (一巴掌打了过去) / 讲啊讲儿就笑哩 (说着说着就笑起来了)

上饶话: 你不要动啊动, 再动我就对你不客气

“啊”所构成的持续貌句式各方言不同, 其中, 湘语邵东话只能以“啊+处所词”表示结果状态的持续, 虚化程度不高, 带有一定的处所义; 而吴语金华、童家桥、泰兴、上饶等方言可构成“V1+啊+V2”或“V+啊+V”等结构表示持续。

1.4 补语标记

“啊”在通泰方言及个别客家话中还可作结构助词, 与“得”相似。如

泰兴: 吃啊个饱上加饱 / 骂啊个亦乐乎

如皋: 这个重哎, 重啊连我总拿不动 (这个很重, 重得连我都拿不动) / 好啊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 轻巧啊没数 (轻巧得很)

邳县: 蚊帐放阿下, 养倒赖子 (儿子) 中探花 / 蚊帐扯阿起, 养倒赖子就中举

1.5 连词“和”

泰兴: 你啊我两个人, 总算巴到点好处了

1.6 “V+啊+V”结构

客家话“啊”还用于“V+啊+V”结构中, 表示动作间断性的连续发生: 如,

邳县: 天星闪阿闪哩 (星星一闪一闪的)

长汀话: 拱啊拱哩驮过来口黎 (一拱一拱的驮过来了)

另外, “啊”的语气词用法, 也见于部分方言中, 与“V+啊”结构中“啊”是否同源也不确定, 在此不作描写。

“啊”的主要语法功能同异比较, 具体见表 (一):

表 (一): 方言“V+啊”结构中“啊”的语法功能表 (“+”表示具有该语法功能, “?”表示情况不详, “补语”列“在”“到”表示“啊”的意义)

方言 功能	通泰方言		客家话			赣语	湘语	吴语	
	如皋	泰兴	梅县	邳县	长汀	上饶	邵东	金华	童家桥
补语: V+啊+L	到	在/到	在/到	?	在/到	?	在/到	在	在
完成体助词	+	+	+	+	+	+	-	+	+
持续体助词	+	+	+	-	+	+	+	+	+
补语标记	+	+	-	+	-	-	-	-	-
连词	-	+	-	-	-	-	-	-	-

从上表可知, 不同方言“V+啊”结构中“啊”主要语法功能具有对应性, 如, 可作方位介词 (指动补语)、完成体助词、持续体助词等, 个别方言也用作补语标记。

在对词语的语法化研究中, Bybee 等 (1994) 提出了世界各种语言都遵循的一个规律是:

“任何语法源义相同或者相近的词，它们语法化的过程都是一样的。”据邢志群 (2003) 对汉语普通话中动词的演变考察，表明这条规律在汉语中的有效性。中古“附着义”动词“著”虚化为处所介词，再分别在动态和静态动词后，发展为完成貌词尾、持续貌词尾 (梅祖麟 1988, 1998); 江蓝生 (1994, 1995, 2002) 结合近代汉语历史文献和现代方言词语的相关用法，探讨了动词“著”“得”“来”等演变为体标记和结构助词的义理及过程，如，动词“来”：由“到、到达”义演变为表示动作的完成、实现，再发展出表完成态、表持续态以及引出结果补语等功能；吴福祥等 (2003) 勾勒了“著”“到”等演变为体标记和补语标记的过程。因此，结合词语语法化的普遍规律和前辈学者对词语语法化研究的成果，笔者以为，南方方言中处于不同句法位置，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啊”具有同源关系，表完成、持续意义及做补语标记由介词或趋向动词发展而来。

二 “啊”与“的”异源的讨论

“V+啊+L”中“啊”与同结构中“的”很可能异源；而这种异源关系则可能源于不同的原始方言，探讨“啊”与“的”的语法功能与地域分布，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吴湘客赣江淮官话等方言历史关系的认识；而湘语邵东话“啊”与闽语汕头话“□[na³¹]”的表义、句式的一致性，体现其同源的可能性，为“啊”探源提供了视角。

2.1 语法功能对应、地域分布有异

2.1.1 “V+X+L”结构中“的”与“啊”表义对应，且其他语法功能也具有对应关系；“啊”与“著”有平行演变关系，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完成体助词或持续体助词>结构助词 (完成体助词演变而来)”的历程。而“的”或“著”遍布各汉语方言，“啊”则仅见于通泰方言、吴湘客赣等少数方言中，分布呈现典型的区域性。

江蓝生 (2002) 在论证语法化程度与语音表现时，比较了山东博山、平度方言、山西方言、北京话等“的”的各项语法功能及语音形式，指出“著”的语法化及相应的语音表现为“动词 (著) > 介词 (着/的) > 词缀 (ə) → 零形式 (: / ø)”。从江先生的构拟过程来看，依据单向性原则，语法化程度越高，其语音形式弱化且趋向为零形式，如，山东博山“的”可作名词后缀、完成体助词、结构助词等，其声母脱落，元音央化；山东平度则通过将动词说的较长、较重来表达；而方言“的”的对应成分其语音形式也可进一步证明这种推论。如，

邵东	te ⁰	成都	tai ²¹³ / te ²¹³
娄底	tə ²	长沙	tə ⁰
涟源	te ¹¹	益阳	tə ⁴⁵

略举数例，足可见方言“的”的语音对应以及弱化后声母读舌面塞音或韵母为央元音系列。项梦冰 (1999) 调查了官话 46 个方言点的方位介词“着”的读音得出，官话中通常将其写作“待”和“得”，其声母属于“古无舌上音”层次 (转引自袁毓林 2002)。而“啊”的语音形式为各种语言中最稳定的音素之一，自然应不属于“著”弱化的产物。

2.1.2 湘语邵东话两种“V+X+L”结构的启示

湖南邵东位于湘中腹地，紧邻娄底、双峰、邵阳等老湘语区；邵东话 (笔者母方言) 为娄邵片方言，虽其浊音特征已不甚明显，但语法特点与其他老湘语较一致。邵东话中并存了表义相似的两种“V+X+L”结构，其中“X”可为“的”“啊”，都可表示动作发生的场所和位移、趋向等意义，但“V+的[te⁰]+L”结构表趋向、位移义时受到一定时态限制。(“*”表示不成立，“~”表示同音字) 如，(以下例句为笔者自拟，并请林汇川等世居当地的老人核

对过)

- (1) 今夜就睏的 / 啊你屋里 (今晚就睡在你家)
- (2) 红=价= (总是) 喜欢坐的 / 啊地上嬉泥巴 (喜欢坐在地上玩泥巴)
- (3) 唔晓得渠走的 / □[a⁰] 阿里去哩 (不知道他跑到那儿去了)
- (4) 何不嫁*的 / 啊城里去 (何不嫁到城里去)
- (5) 莫伏*的 / 啊凳高头去哩 (别趴到凳子上去了)

例 (1)–(3) 表明, “的”“啊”都可表示“在”“到”两种意思; 例 (4) (5) 则表明, “的”表“到”义时不能用于未然句中, 尤其是祈使句中, 而“啊”则无此限制; 同时, 口语中“啊”的使用频率要高于“的”。因此, 若从语法功能来看, “啊”很可能为邵东话中固有的层次, 而“的”则为早期共同语影响而叠置的层次。

因此, 不管是从“的”“啊”的方言共时平面语法功能及语法化过程来看, 它们都具有较整齐的对应关系, 而从湘语邵东话中叠置的“V+X+L”两种等义结构的功能来看, 可进一步表明“啊”在湘语中为固有层次。同时, 根据“V+的+L”和“V+啊+L”的地域分布差异, 我们倾向于认为, “的”“啊”异源。

2.1.3 湘语邵东话“V+啊+L”与闽语汕头话“V+□[na³¹]+L”比较

2.1.2 中分析了湘语邵东话“V+的/啊+L”结构功能、表义的同异, 得出两种结构为异源叠置关系; 而闽语汕头话 (施其生 1996) 中也叠置着两种功能和表义相近的“V+X+L”结构, 其中“X”分别为“在 [to³⁵]”和“放/□[na³¹]”, 前者与普通话同, 而后者为汕头话所特有; 据施其生先生研究, 这两种结构有“已然”与“使然”之别。而笔者发现, 汕头话两种结构表义的对立情况与湘语邵东话“V+的/啊+L”结构完全相同, 这样, 邵东话“的”与汕头话“在”对应, 而“啊”与“□[na³¹]”对应。(本文不讨论“X+L+V”结构)

(一) 表义对立:

汕头话“在”与“□[na³¹]”、邵东话“的”与“啊”虽都可表示已然情况, 但表义的侧重点有细微区别。

普通话: 这辆自行车怎么放在路当中

汕头话: A 只车做呢放在马路镇中块? B 只车做呢放□[na³¹]马路镇中块?

邵东话: A' 部车子何家放的马路正中间? B' 部车子何家放啊马路正中间?

施其生解释汕头话 A、B 两句虽都表示“已然事实”, 但两者语义有别, 其中, A 表示的仅仅是“已然的客观情况”, B 则“强调 (有某种因素) 使然的情况”, 所以 A 句只是对自行车放在马路当中的已然事实不解, 而 B 句则着眼于放自行车的人为何不放别处而放在马路当中。邵东话 A'、B' 所表示的意义与此一致, 上文我们分析了“的”“啊”的对立, 其中“的”只用于已然句中, 而“啊”则已然、未然两可; A'、B' 两句都为已然, 但表义细微处有异, 其中 A' 仅表示客观的已然事件, 而 B' 则还带有一种责备施动者的意志所使然的意味, 与汕头话“□[na³¹]”表义一致。

(二) 句式对立:

由于表义上的区别, 汕头话“在”与“□[na]”、邵东话“的”与“啊”在有些句式中不能互换。

汕头话	邵东话	普通话翻译
A. 竹笋出在南方	竹笋出的南方	竹笋产在南方
A. 只件事发生在 1953 年	个只事发生的 1953 年	这件事发生在 1953 年
B. 个名写□[na ³¹]封面块	只号莫写啊壳子高头	名字别写在封面上
B. 搬块石来堵□[na ³¹]只块正会稳	搬块石头来堵啊古里才至稳	搬一块石头顶在这儿才稳

施其生认为以上句式 A 类中“在”与 B 类中“□[na]”不能互换;若将它们对译为邵东话“的”和“啊”,则 A 类只能用“的”,B 类只能用“啊”,可见,“在”与“的”、“□[na]”与“啊”的一一对应关系,若从 A、B 两类的句式特点来看,其中前者为一般叙述句,而后者为表示禁止、建议或劝告的祈使句,这也正是上文所分析的邵东话“的”“啊”具有明显差异之处。

可见,邵东话“V+的/啊+L”与闽语汕头话“V+在/□[na³¹]+L”两种结构表义和句式的对立性,而其中“的”与“在”、“啊”与“□[na³¹]”有着——对应关系。“的”与“在”为同源成分,也广泛见于汉语方言;“啊”与“□[na³¹]”为两个方言中所特有的,若从表义的一致与语音形式(前文中提到“啊”的具体语音形式随其前动词韵尾而三分)的相似来看,我们倾向于认为两者很可能为同源成分。这样,就目前材料来看,方言“V+啊/□[na³¹]+L”结构的分布范围为江淮官话通泰方言、吴湘客赣闽等,虽然较之“在”的广泛性来说,它的存在只是南方方言中的“特例”,但可加深我们对汉语南方方言的认识,为其形成提供语言依据。

三 从“啊”小议吴湘客赣、通泰方言历史关系及词源讨论

本文材料主要集中于吴湘客赣及江淮官话通泰方言,引用已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展开对这些方言历史关系的讨论,也联系汕头方言“□[na³¹]”的情况,对“啊”的词源展开讨论。

吴湘客赣及江淮官话的历史关系,已为诸多学者所讨论,且大都引用早期历史文献、移民史、方言音韵特点等论证其间的复杂关系。如,郑张尚芳等(1998:288-290)根据吴湘方言特征以及历史文献记载,认为吴语初源来自古楚语;吴越地区在春秋时为吴国越国领地,主体民族为百越人。后来吴为越并,语言并无变化。越后又为楚国所灭,吴地被列为三楚之一的“东楚”内。表明楚人给吴越地区带来了华夏语基础。扬雄《方言》中也常见“吴楚、荆吴”“楚扬、荆扬”等合称现象,“本吴粤[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汉书·地理志》)可见,湘语前身古楚语与江淮官话、吴语间的关系甚为密切。张光宇(1993)指出,老湘语与吴语呈现出较一致的结构格局和音韵演变倾向。如,苏州、双峰两地鱼韵白读-(i)e,蟹二-a、麻-o、歌-əu、侯-y 呈现一致性,中间地带也表现出相似的倾向。顾黔(2001:506)则从咸山两摄三四等今读 i 及流摄一等“楼、走、狗”等混入蟹止摄灰微韵、“支微入鱼”的音韵现象的分布范围,指出它们在江淮、吴、徽、闽、湘等广大地区的平行演变并非偶然;鲁国尧(1994)提出,客赣方言与通泰方言可能同源于“南朝通语”说,即,自永嘉起的北人大规模南徙,导致了黄河流域的汉语北方方言伸展至江淮地区即吴楚语区北部,历 200 余年,至南北朝后期形成了以洛阳话为标准的北朝通语和以建康话为标准的南朝通语。客赣通泰方言同源于南朝通语;其依据为:入声两分,阴低阳高;全浊声母送气等两大语言特点。袁毓林(2004)则引用《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白话作品中几种语法格式,如,VV 看、表正反问的“K+VP”格式、时态助词“子”、否定式动结式的表达方式等一组相关的语法现象在吴语和江淮官话中的分布,证明江淮官话区本属古吴语区。可见,吴湘客赣江淮官话的历史关系不仅有历史文献为证,共时平面的方言特点也可反映。

而“啊”的分布区域印证了以上方言之间的历史关系;至于其词源,饶长溶先生(2001)提出了两种假说:一是传承了南朝通语中固有的同一语言成分;二是平行异变或非汉族语言的融合。对此,我们看法有五:

(一)不管是传承还是平行演变,都说明这些方言中“啊”为同源成分,如方言“的”的对应成分同源于“着”一样,只是“啊”词源未明;

(二) 从“啊”与“的”的地域分布及功能对应角度来看,“啊”应为“的”的异源对应成分,异源的成因有二,一为不同历史时期共同语成分的叠置,二为用“啊”的方言同源于一共同的早期方言或共同的底层语言。而其中成因一的问题是,共同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X+X+L”并不存在多种语法功能相同的等义“X”成分,也无文献可据;所以“的”“啊”应不同源于共同语;其中“的”为共同语的成分,从汉语方言共时平面可见;而“啊”的地域分布显然不同。可见,“啊”很可能不为共同语成分。

(三) 同源于“南朝通语”说,是就客赣与通泰方言材料所言,本文增加了吴湘、闽语的材料;因此,若“南朝通语”仅为客赣通泰方言前身的话,显然,“啊”的分布区域大于此,虽限于材料,无法推测是否在其他南方方言中也存在,但可以肯定,它不仅仅是“南朝通语”的传承。

(四) 底层遗留说:对于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有不同的看法,北民南迁使共同语分化而成,亦或北方汉语与南方土著民族语言融合结果,学界讨论颇多。游汝杰先生认为南方方言有民族语底层成分,既有人类学依据,也为南方方言与民族语言共同特征所证明。笔者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它较之北民南迁的单线性观点更具有合理性,也更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我们认为,“啊”很可能为底层语言的遗留。

(五) 与苗瑶语支语言介词或补语“在”的语音对应情况

苗语	布努语	拉珈语	勉语标敏方言	畲语丰顺话	南方方言
在 naŋ ³³	ta ⁶	at ⁷	ka ⁴²	maʔ ⁵ /na ⁴²	a ⁰ /ka ⁰ /ŋa ⁰

以上苗瑶语支语言或方言“在”的语音形式特点比较明显:主元音为 a, 声母为塞音系列。舌根、舌尖塞音在语音学上具有共同的特点,即 [+grave]; 两组音之间的演变也为世界各种语言语音史所证明,言语听觉的语音实验也验证了它们之间的演变关系。

而畲话和瑶语部分方言“在”可作补语、表持续意义、表完成意义等语法功能也表现出与南方方言“啊”的相似之处。

瑶族勉语标敏方言(毛宗武 2004:267)中,“在[ka⁴²]”后置于动词,与句末的“在[na³¹]”相呼应,表示静态的持续。如,

nin³¹ nin³¹ ʔan⁴² kwən³¹ ka⁴² ka⁴² tɕjo³¹ ka⁴² su³³
 他 的 雨帽 挂 在 墙 上面。(“在”作补语)
 nin³¹ sən³⁵ ka⁴² ka⁴² ʔəu⁴² tau³¹ na³¹
 他 站 在 桥头 在(他站在桥头,“在”表持续意义)
 tau³¹ tja³³ mi²⁴ ka⁴² ka⁴² ʔəu²⁴ ka⁴² su³³ na³¹
 个 爹 睡 在 床 上面 在。(父亲睡在床上)

畲话三明方言、贵溪方言等 [a⁴⁴] 可表完成意义等。如,(游文良 2002:420)

三明 ŋi⁴⁴ p^huan²¹ ʔi² a⁴⁴ mui²¹
 你 饭 食 啊 未
 贵溪 ŋi⁴⁴ p^huan²¹ ʔi² a⁴⁴ mui²¹
 你 饭 食 啊 未

基于南方方言“啊”与苗瑶语支语言或方言介词或补语“在”的语音对应和功能相似,我们认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同源关系。

总之,我们认为,从“的”的语法功能和“著”的语法化过程来看,方言“V+啊+L”结构中的“啊”应为“的”的异源对应成分,它很可能也经历了“动词>介词>体助词>结构助词”的演变过程;“啊”的地域分布表明它可能为底层语言的遗留。

材料来源:客家话长汀、五华等:饶长溶《关于客家方言体貌助词“啊”》;梅县:林立芳 1997《梅县方言语法论稿》;吴语金华、童家桥:钱乃荣 1992《当代吴语研究》;闽语汕头:施其生 1996《汕头方言表示“在”的介词》;毛宗武 1982《瑶族语言简志》、2002《炯奈语研究》、2004《瑶族勉语方言研究》等;

语法论稿》; 吴语金华、童家桥: 钱乃荣 1992 《当代吴语研究》; 闽语汕头: 施其生 1996 《汕头方言表示“在”的介词》; 毛宗武 1982 《瑶族语言简志》、2002 《炯奈语研究》、2004 《瑶族勉语方言研究》等; 具体见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 鲍明炜、王均主编 2002 《南通地区方言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
- 丁启阵 1991 《秦汉方言》，东方出版社。
- 顾 黔 2001 《通泰方言音韵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 江蓝生 1994 “动词+X+地点名词”句型中介词“的”探源，《古汉语研究》第4期。
- 1995 吴语助词“来”“得来”溯源，《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
- 2000 《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
- 2002 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载《江蓝生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
- 李大鉴 1957 泰兴方言中动词的后附成分，《中国语文》第4期。
- 1962 泰兴方言里的“拿”字句，《中国语文》第8期。
-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 林立芳 1997 《梅县方言语法论稿》，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 刘纶鑫主编 1999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鲁国尧 1992 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载《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
- 毛宗武 1982 《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
- 2004 《瑶族勉语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
- 毛宗武、李云兵 2002 《炯奈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梅祖麟 1988 汉语方言里虚词“着”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
- 1998 《朱子语类》和休宁话的完成态“着”字，《语言学论丛》第20辑，商务印书馆。
- 宁可主编，董楚平、金永平撰 1998 《中华文化通志·吴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 彭兰玉 2003 衡阳方言的体貌系统，载戴昭铭主编：《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和探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彭小川 2003 广州方言表“持续”义的几种形式及其意义的对比分析，《语文研究》第4期。
- 钱乃荣 1992 《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饶长溶 1996 福建长汀方言动词的体貌，《中国语文》第6期。
- 2001 关于客家方言体貌助词“啊”，《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1期。
- 施其生 1996 汕头方言表示“在”的介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石毓智、李讷 2001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辅世 1985 《苗族简志》，民族出版社。
- 吴福祥 2002 南方方言里的虚词“到(倒)”的用法及其来源，《中国语文研究》，第2期。
- 2004 也谈持续体标记“着”的来源，《汉语史学报》第4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 项梦冰 1999 连城客家话完成貌句式的历史层次，《语言学论丛》第26辑，商务印书馆。
- 邢志群 2003 汉语动词语法化的机制，《语言学论丛》第28辑，商务印书馆。
- 徐 丹 1994 关于汉语里“动词+X+地点词”的句型，《中国语文》第3期。
- 游文良 2002 《畲族语言》，福建人民出版社。
- 俞 扬 1991 泰州方言的两种述补结构，《中国语文》第4期。
- 袁毓林 2002a 方位介词“着”及相关的语法现象，《中国语文研究》，第2期。
- 2002b 稼轩词“甚今年”句的结构和意义补议，《语文研究》，第4期。
- 2004 吴语的动词重叠式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从几种语法格式的分布地域看古吴语的北界，载袁著：《汉语语法研究的认知视野》，商务印书馆。
- 张清源 1997 论成都话“在”的趋向、位移用法——兼论普通话动词后“在”与“导”的性质，《中国语文》第6期。
- 周定一 1988 酃县客家话的语法特点，《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2000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Bybee, Joan L., Revere D.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